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出刊

- 1** 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的關鍵  
 李郁周  
 A Key to Change Shou-Ji He's Calligraphy Style in His Old Age.  
 Yu-Jou Lee

- 9** 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七)  
——討論漢代擊奏樂器與西南夷民族樂器

陳萬籟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 Han Music by the Musical Documents and Relics of Han Dynasty ( V II ) —— Disussion of Percusion Instruments and South-Western Yi Ethnomusical Instruments.  
 Chen,Wan-Nai

- 25** 原創性的省思  
——談喬治·李給提的創作理念

王美珠  
 A Speculation of Originality:On Ligeti's Musical Ideas  
 wang,Mei-Ju

- 33** 水墨畫創造性思考的研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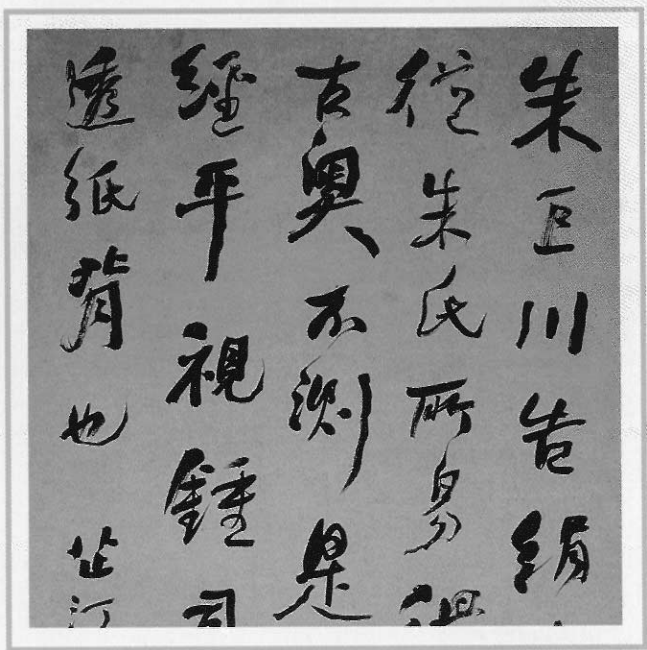
袁金塔  
 The Study of Creative Thinking on Ink-Painting  
 Yuan,Chin-Ta

- 43** 臺灣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下)

胡木蘭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Industry in Taiwan  
 Hu,Mu-Lan

- 53** 八十七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實施要點

- 56** 美育月刊徵稿啓事



## 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的關鍵

李郁周

東吳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成 長於清代的書法家，中葉以前，於篆隸草行楷五體書法，大抵以專工一體的為多，兼擅兩體的便屈指可數，如鄭谷口（一六二二—一六九三）、金農（一六八七—一七六三）善隸書，行書稍能變化；劉墉（一七一九—一八〇四）、王文治（一七三〇—一八〇二）善行書，楷書也稍能端整。三體以上俱精者，殆不易見。中葉以後，鄧石如（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崛起，從秦漢六朝碑刻探源，篆隸真草開一代風氣，五體並使，篆隸行尤精擅。之後的書法家如吳熙載（一七九九—一八七〇）、何紹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或精篆隸草、或擅隸楷行、或能篆隸真行，可以說是五體皆通了。同時期或稍後的楊沂孫（一八一三—一八八一）、張裕釗（一八二三—一

八九四）、翁同龢（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四）、吳大澂（一八三五—一八九〇二）、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等各家，也莫不是三體以上都能揮灑自如、往來無礙。而其中以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三家的五體皆擅，最為豐富，鄧石如以三國隸碑作隸、何紹基以漢碑作隸、趙之謙以魏碑作隸，用此筆法貫穿各體，成就輝煌。而何紹基晚年以隸變法，融漢碑隸法與顏真卿楷行書篆法於一爐的造境，頗見精彩，小文就其晚年筆法一變的關鍵略加闡發，敬請方家指教。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居士，晚號蝮叟，湖南道州人。鄉試數次未中，清宣宗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始成優貢，時年三十三歲；至三十七歲鄉試始獲解元，次年（一八三六）恩科會試成貢士，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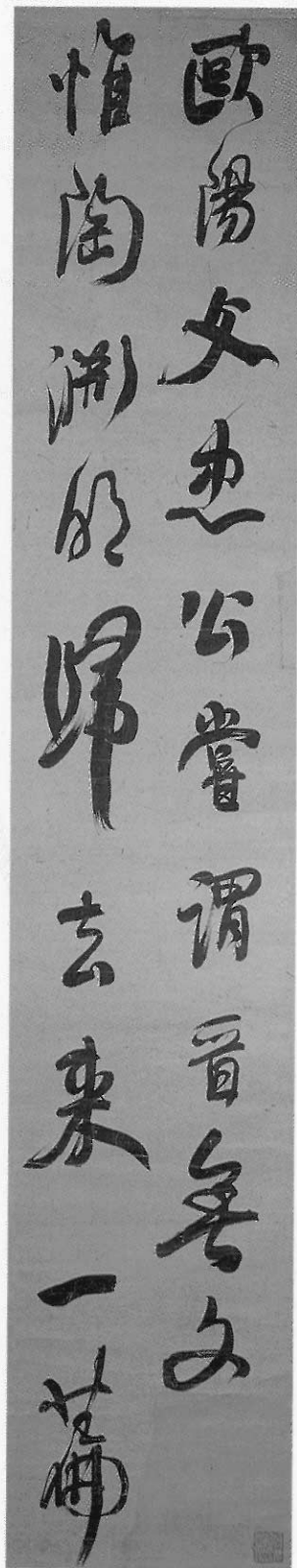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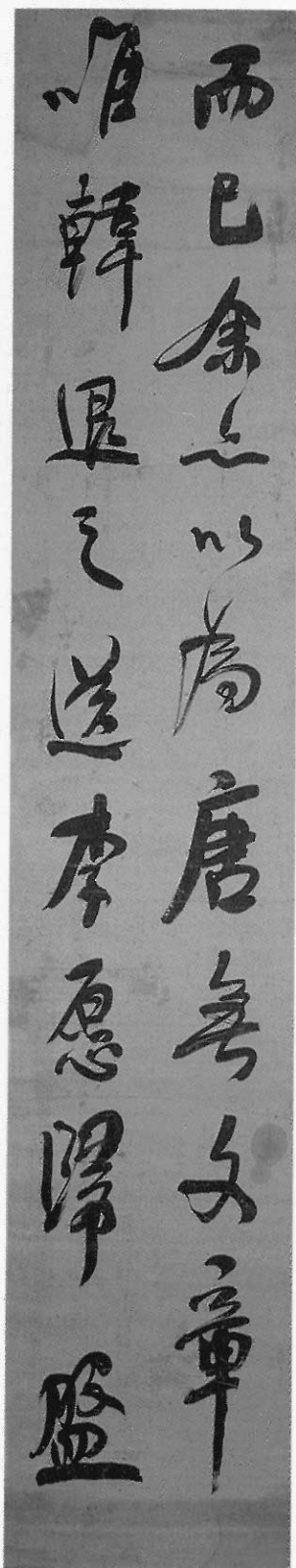
殿試二甲第八名，成進士。初任官翰林院編修，繼供職於國史館，任最久。清文宗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八月簡放四川學政，十一月至成都接篆視事；咸豐五年五月因條陳時務觸忌降調，六月解學政印綬，九月啓程離蜀，前後在四川任職三年。咸豐六年六月應山東巡撫崇恩之聘，主講於濟南濼源書院；次年（一八五七）三月至北京，期盼能再膺命復官，羈旅京師半載，沒有結果，復任的希望破滅，九月返回濟南。自咸豐五年六月解四川學政以後，何紹基沒有再膺任何官職。咸豐十年九月，何氏離開濟南，第二年二月返回故鄉湖南長沙，主講於長沙城南書院。自咸豐六年六月至咸豐十年九月，何紹基在濼源書院陸陸續續講學了四年。在山東濟南時期的何紹基，大約公職復任無望，於是決心在書法藝術的領域中

尋求更大的突破，從咸豐八年十一月起的半年之間，在濼源書院講授之餘，專臨漢碑，因為如此，而使他晚年的書法為之一變，鎔金鑄鐵，渾淪悍拔，元氣淋漓，開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當時的何紹基正好六十歲。

隨意取一件何紹基無紀年的書法作品，來推斷書寫的時間，大致可以分辨出「筆法改變以前」和「筆法改變以後」兩個時期的作品，或者再加上「筆法變化期間」中間時期的作品。篆隸書前後兩期的分別比較清楚，楷行草前後兩期的分辨也有八分明確。如行書條屏〈蘇東坡語〉（圖一）是筆法改變以前的作品，行書對聯〈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圖二）是筆法改變以後的作品，至於行書中堂〈芷汀星使〉軸（圖三）大約是筆法變化期間而且接近變化完成時期的作品。其間的分界線在咸豐八年至同治元年（一八五八—一八六二）前後，當時何紹基正專心的臨寫漢碑，尤其是咸豐八年年末至九年夏初，大約六個多月的時間，臨過十五種以上的漢碑，總共達五十遍，其中如〈禮器碑〉十八遍、〈乙瑛碑〉七遍、〈史晨碑〉六遍、〈衡方碑〉四遍、〈張遷碑〉三遍等（見後文），由此習練而使運筆筆法脫胎換骨、改頭換面，慢慢的展現出全然不同的書法風格，這就是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的關鍵。

何紹基六十四歲歲末，十二月五日生日當天，臨寫〈衡方碑〉一通，其長孫何維樸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臘月跋尾稱：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先大父年六十，在濟南濼源書院始專習八分書，東京諸碑次第臨寫，自立課程。庚申歸湖，主講城南，隸課仍無間斷，而於〈禮器〉〈張遷〉兩碑用功尤深，各臨百通。



▲圖一

竊攀 屢宋 宜方 駕

晚江瓦房

恐與 齋梁 作後 塵

何紹基

朱巨川告緡本朱海嶽以金梭  
從朱氏所身得董文敏稱其  
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  
經平視鏡司徒所謂用筆每  
透紙背也 正河星使年世大人房 何紹基

▲圖二

▲圖三

表一：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至九年之間何紹基臨寫漢碑一覽表

次序	日期	碑名	通序	次序	日期	碑名	通序
1	十一月五日	禮器碑	1	25	一月廿一日	禮器碑	11
2	十一月七日	禮器碑	2	26	一月廿三日	乙瑛碑	2
3	十一月十日	石門頌	1	27	一月廿五日	乙瑛碑	3
4	十一月十三日	禮器碑	3	28	一月廿七日	禮器碑	12
5	十一月十五日	史晨碑	1	29	一月廿九日	曹全碑	2
6	十一月十八日	禮器碑	4	30	二月四日	史晨碑	4
7	十二月一日	禮器碑	5	31	二月七日	禮器碑	13
8	十二月五日	禮器碑	6	32	二月十四日	封龍山頌	1
9	十二月八日	張遷碑	1	33	二月十八日	禮器碑	14
10	十二月二十日	禮器碑	7	34	二月二十日	乙瑛碑	4
11	十二月廿三日	曹全碑	1	35	二月廿一日	乙瑛碑	5
12	十二月廿七日	禮器碑	8	36	二月廿二日	張遷碑	3
13	一月一日	乙瑛碑	1	37	二月廿五日	禮器碑	15
14	一月三日	禮器碑	9	38	二月廿六日	史晨碑	5
15	一月五日	衡方碑	1	39	三月二日	衡方碑	3
16	一月六日	魯峻碑	1	40	三月三日	衡方碑	4
17	一月八日	禮器碑	10	41	三月五日	乙瑛碑	6
18	一月九日	孔宙碑	1	42	三月六日	禮器碑	16
19	一月十日	孔彪碑	1	43	三月十六日	乙瑛碑	7
20	一月十三日	衡方碑	2	44	三月廿四日	受禪表	1
21	一月十四日	張遷碑	2	45	三月廿六日	史晨碑	6
22	一月十五日	史晨碑	2	46	四月十九日	禮器碑	17
23	一月十七日	史晨碑	3	47	四月十九日	後禮器碑	18
24	一月十九日	景君碑	1	48	五月十日	華山碑	1

\*資料來源：日本東京二玄社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之《明清人法書》第十一卷〈何紹基日記〉，江兆申編次。原跡為袁守謙「止於至善齋」收藏。

表二：《何紹基臨漢碑十種》臨寫漢碑一覽表

次序	日 期	碑 名	通序	補充說明
1	咸八·十二·廿三·	曹全碑	3	一、本表臨寫的(曹全碑)，何紹基自署為第三通，與表一前列第十一(曹全碑)第一通，日期完全相同，可知何紹基在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十一月以前已經臨寫過不少漢碑，而且各有數通了。 二、本表(乙瑛)(華山)兩碑與表一完全相同，都列為第一通，自是權宜之計，不知其前已臨過幾通。
2	咸九·一·一·	乙瑛碑	1	
3	咸九·五·十·	華山碑	1	
4	咸十·一·一·	西狹頌	不明	
5	咸十·一·四·	史晨碑	不明	
6	咸十一·十一·十八·	張遷碑	32	
7	同一·二·廿六·	禮器碑	不明	
8	同一·九·廿二·	石門頌	不明	
9	同一·十一·十四·	武榮碑	不明	
10	同一·十二·五·	衡方碑	不明	

\* 資料來源：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出版之《何紹基臨漢碑十種》；咸：咸豐，同：同治。

此〈衡方碑〉書於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乃臨〈張遷〉百通後所臨者。

何紹基開始專心臨習隸書一事，有何氏自咸豐戊午十一月至己未五月的日記可按，能夠證實何維樸的跋語：「自立課程，東京諸碑次第臨寫」，所言確鑿。茲將何氏在半年之間臨寫漢碑的日期、碑名、通序，列成下表(表一)，即可一清眉目，可以看出何紹基在濼源書院訂定臨寫日課的情形。

其次，臺北齊雲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的《何紹基臨名碑十種》，與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編印的《何紹基臨漢碑十種》，有九種完全相同，前者另有唐楷〈道因法師碑〉，後者另有漢隸〈張遷碑〉。此處所談的是漢碑，因此取後者所印行的十種漢碑，將

臨寫的日期與碑名，也依時間先後列成簡表(表二)，可以看出何紹基自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二月主講長沙城南書院後，隸課仍無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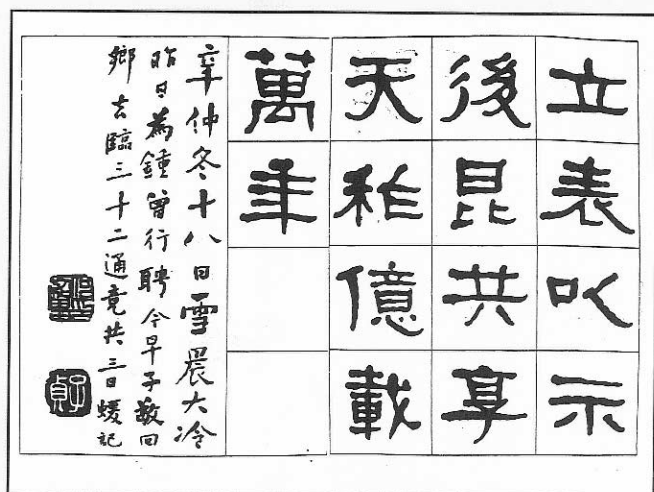
由上述兩表所載何紹基臨寫漢碑的日期看來，可以證明何維樸所稱何紹基自咸豐八年年底至同治元年年底的四年之間，「隸課無間斷」一事，是真實不虛的。而且今天還能夠看到流傳的何氏臨寫作品，有實物可稽；不像鄧石如，鄧氏臨寫的漢碑未見全文傳世。根據包世臣《藝舟雙楫·完白山人傳》的記載，鄧石如在江南梅鏐家臨習篆書完成後，繼續臨寫漢碑，〈史晨〉〈華山〉〈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等各五十本，隸書也因而得以完成。從鄧石如篆書、隸書都獨開境界，臨碑各

五十通的事大抵可信，可惜至今未發現實物「鄧氏臨寫全冊漢碑作品」流傳下來。何紹基臨習漢碑百遍，今人可以從現傳的何臨不同通次的〈張遷碑〉得到證實(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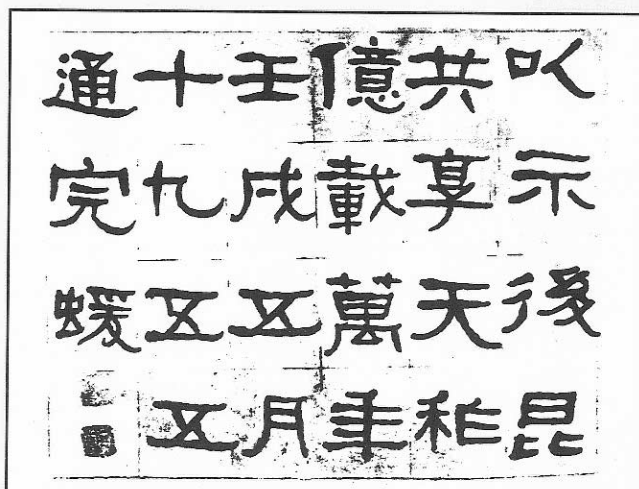
何維樸跋何紹基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十二月五日臨寫的〈衡方碑〉(見前引文)，稱何氏在臨寫這一通〈衡方〉之前，已經把〈張遷碑〉臨過一百遍，也就是在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寫完第六十遍以後，到十二月五日之前的一百三十天內，臨寫其他的碑不計，如九月寫〈石門頌〉、十一月寫〈武榮碑〉不算，單就〈張遷碑〉總共寫過四十遍。以「表三」筆者所見過五種〈張遷碑〉臨本的結尾部分來說(圖四、五、六、七、八)，一年之間(咸豐十一年十一月至同治元年十一月)的筆法變化很大。譬如：第

表三：何紹基臨寫〈張遷碑〉今傳本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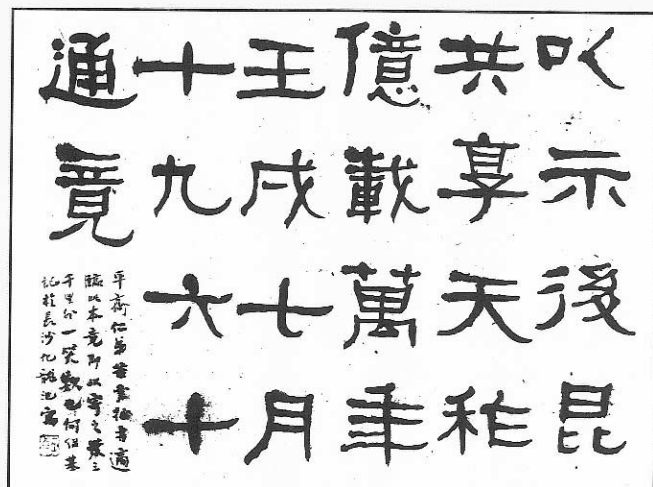
通序	日期	資料出處	圖序
32	咸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湖南美術出版社《何紹基臨漢碑十種》	四
55	同一·五·十九日	四川人民出版社《何紹基留蜀墨跡》	五
60	同一·七·十九日	日本東京二玄社《中國法書選·何紹基集》	六
93	約同一·十一·？日	香港美善同圖書公司《何紹基臨張遷碑》	七
96	約同一·十一·？日	北京榮寶齋《中國書法全集·何紹基》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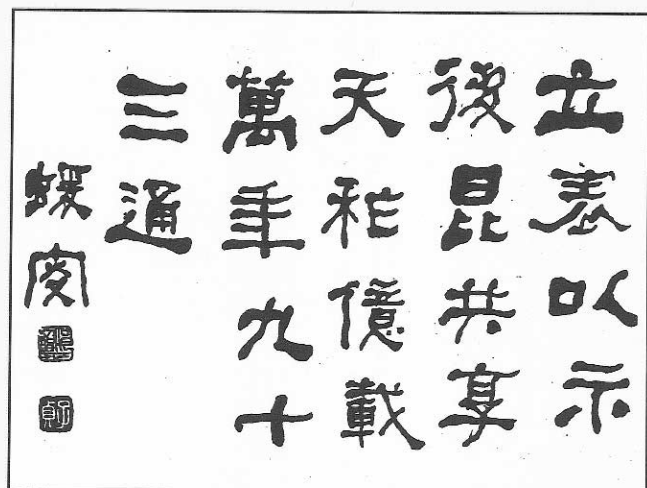
▲圖四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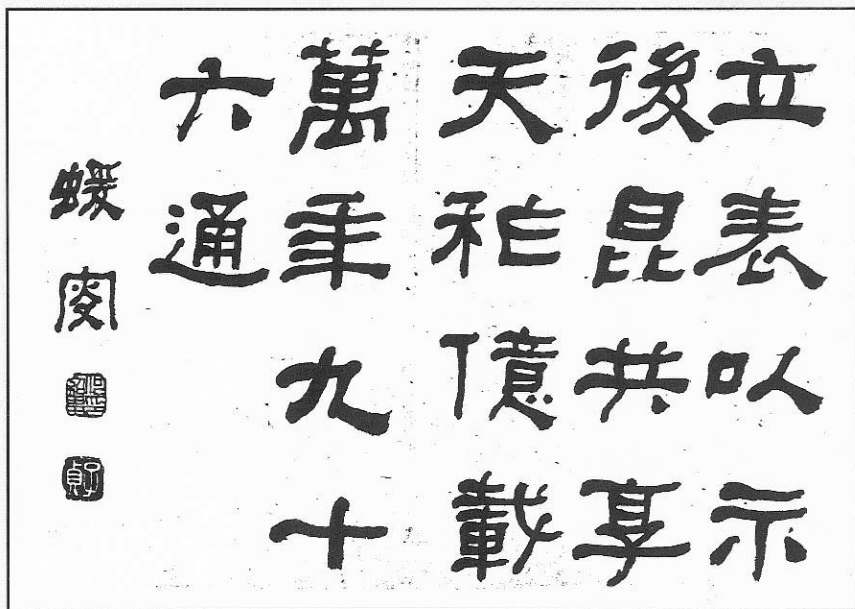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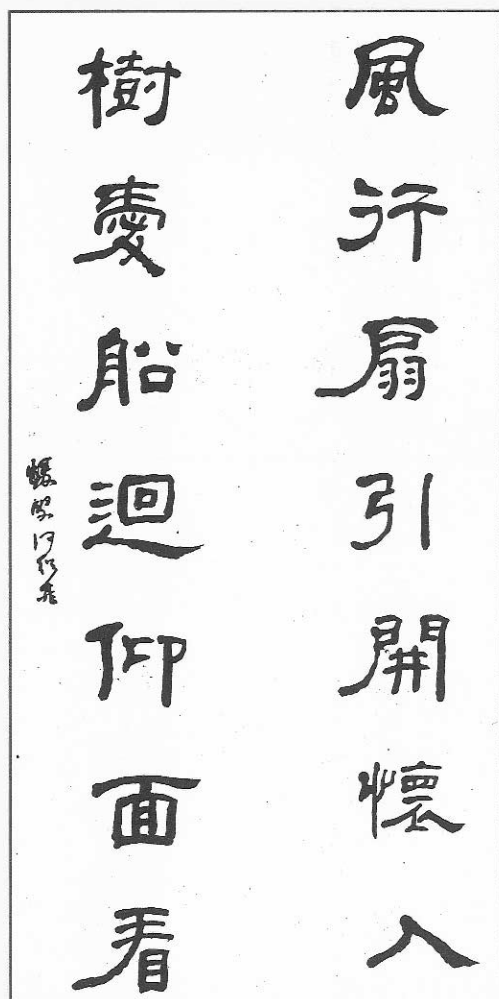
▲圖七

六十通（圖六）以前，蠶頭起筆或方或圓、筆畫較細，大雁尾收筆亦皆細飄；字形方正，字勢端穩。第九十通（圖七）以後，蠶頭起筆皆極圓極粗，大雁尾收筆也是厚重粗獷；一字之中，筆畫或細或粗，差別甚大；字形長短不一，字勢傾而不斜，敬而不倒。平正、險絕，兼而有之。自咸豐八年年底至同治元年年底的四年之間，在灤源與城南兩個書院講學之餘，將十數種重要的漢碑，每種都臨寫數百遍，這樣如火如荼的密集鍛鍊，何紹基的運筆筆法也就不可能不變；筆法非變不可，而且變得更臻於化境，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率筆出手，無不適意，無施不可。

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之前的隸書作品流傳較少，六十歲以前自運的隸書比較罕見，流傳的作品以楷行書為多。然而，要從隸書作品來判別何氏筆法一變的前後情形，卻比較簡易，譬如：隸書對聯〈風行扇引開懷入，樹愛船迴仰面看〉（圖九）很明顯的是何紹基自訂日課進入如火如荼的臨碑鍛鍊期以前的作品，或者初期剛剛起步的作品，這是筆法一變之前的書風，橫畫多取俯勢，波拂為典型的八分形態，筆畫粗細變化不大，此聯帶〈乙瑛碑〉與〈史晨碑〉的面貌為多，似為隸書初學者的作品。〈韓愈進學解〉（圖十）氣滿神足，運筆沙沙作響，疾澀有節，顯然是筆法一變以後的書風，橫畫多取直勢，波拂形態多變，點畫粗細變化甚大，不避漲墨，兼有〈華山碑〉與〈張遷碑〉的風彩。大抵上，點畫起筆粗頭、漲墨，橫筆水平、甚至斜向右下，點畫粗細變化較大，筆畫不細求規整，結字不拘於平正，率意而書，從心所欲，不管是否逾矩，這就是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以後的隸書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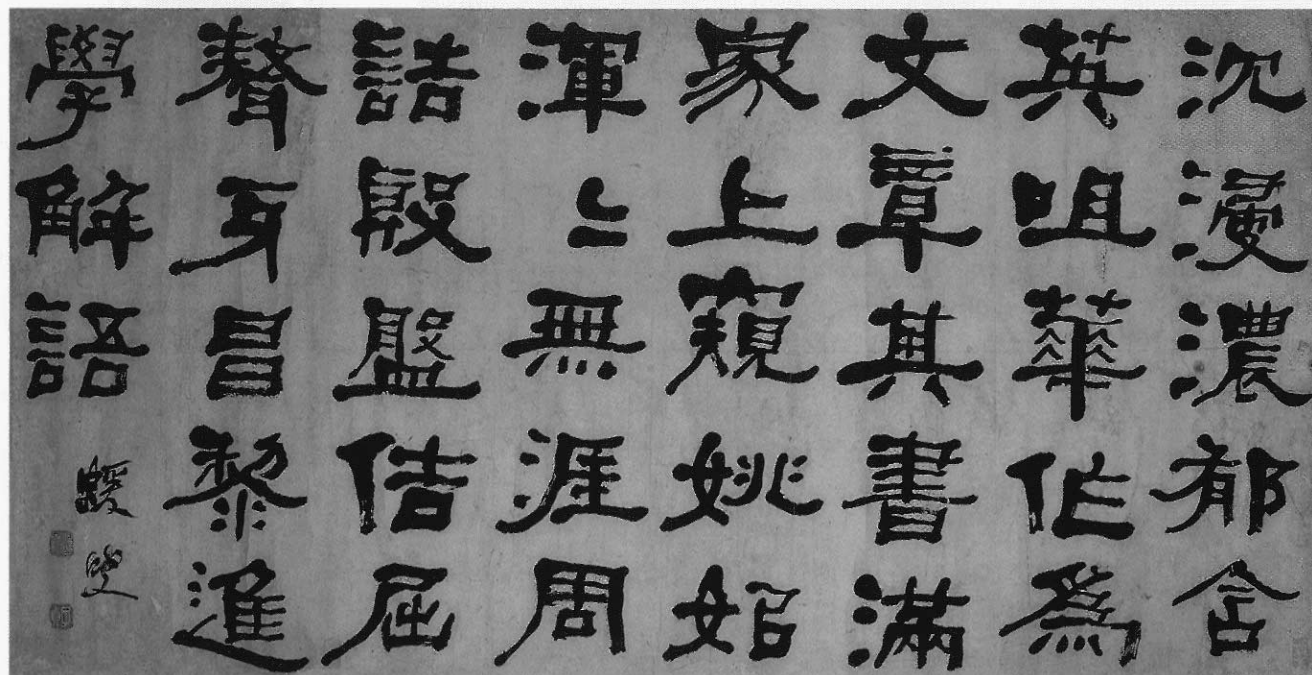


▲圖八



▶圖九





▲圖十

其實，何紹基行書的變化何嘗不是與隸書步履相同？圖一〈蘇東坡語〉是顏真卿〈爭坐位帖〉的風貌，順鋒運筆，向勢結構，為壯年力作，寫來通暢爽朗，是筆法一變之前的作品；圖二〈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則是融顏真卿、歐陽通、李北海於一爐，而以圓筆隸法為藥引治煉而成，逆鋒隸筆，寫來渾勁率意，是筆法一變之後的作品。王壯為《書法叢談·道州與蘇戡》一文記載，袁守謙「止於至善齋」藏有何紹基臨漢碑四屏，末幅有鄭孝胥題字一行：「緩叟臨摹功深，故率爾下筆，不失法度，然取勢苦驕，遂有崑之弊，

學者所當避也。」何紹基在晚年筆法一變以後，運筆跳盪頓挫，不加檢束，以之作隸，有金石篆籀氣，極為佳妙；以之作行草，少行雲流水韻，或有不宜。因此，鄭氏評語，移論行書，容有幾分恰當。至於何紹基晚年隸書，王壯為認為：「精金百鍊，璞玉天成，好到無以復加。」筆者贊同此一卓見。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前後的篆書與楷書則不具論了。

何紹基晚年筆法一變的關鍵，始於咸豐八年十一月，之後的半年之間臨寫十數種漢碑共五十遍；終於同治元年十二月，之前的半年之間臨寫各種漢碑也應超過五十遍，

特別是寫四十遍〈張遷碑〉。老年變法求突破，果然突破得十分燦爛輝煌。▲

一九九八·十·十四·